

十日刊 第十六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

西班牙的革命

中國人在日本與日本人在中國

『住在日本的中國人，無論寄寓旅館公寓或人家，或自行租屋而居，最初二三月總有便衣偵探或明或暗地跟隨着。』

美國當代作家特萊塞

『美國今日的文學，不是一班紳士們，老學究的特有品。沒有成爲創作家以前，他們可說都是報館訪員。這班創作家不但是左派，簡直是左派的左派。總之，美國的文學已由貴族的，紳士的，進而爲革命的，平民的。』

漆鏡如

林雲谷

周其勳

讀經祭孔及其他

何途

介紹兩本關於蘇聯的書

鄒邦梁

每份售洋五分

全(郵費在內)二元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心 恒 氏

老曹秀文筆墨莊

地址：太平路
電話：二二五四三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是非公論 第十六期

內容

| | |
|---------------|--------|
| 西班牙的革命 | 漆鏡如(一) |
| 中國人在日本與日本人在中國 | 林雲谷(三) |
| 美國當代作家特萊塞 | 周其勳(六) |
| 有色人種之世界革命 | 張丕介(二) |
| 湘行雜記……續前 | 李子欣(七) |
| 通信：讀經祭孔及其他 | 何途(三) |
| 書評：介紹兩本關於蘇聯的書 | 鄒邦梁(三)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 來稿請寄交南京鐵管巷瑞福里三號本社編輯部。

西班牙的革命

在最近國際上，繼意阿戰爭而起的大事，恐怕要算西班牙的革命最重要了。西班牙的現政府代表的是「人民陣線」（以社會黨爲中心的集團，包括共產黨在內），革命軍代表的是法西斯蒂（包括軍隊、教會、皇族、金融資本界及大多數專家技術人員等）。以人數論，擁護政府的較多，革命軍方面則擁有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之有訓練的軍隊及大批專門技術人員，以質量見勝。假如可以將牛乳強分爲乳油與水分二部，如果我們說革命軍代表的是乳油，政府代表的是水分，這個譬喻，在大體上可以說是差不多。

在國際方面，意德兩國同情於革命軍，蘇俄及法國現政府同情於政府方面。所以這回西班牙內爭的結果，有影響歐洲均勢之虞。歐洲列強所最注意的或許是這一點。英國則對直布羅陀海峽的安全及地中海內海上勢力的消長，比對西班牙內爭的勝負，看的尤其重要。歐洲以外的人們則覺得這個法西斯蒂與「人民陣線」的鬥爭，於自己本身似乎也有點切膚的關係，不能絕對採取隔岸看火的態度。

記得從前有幾個人討論「三個臭皮匠是否勝過一個諸葛亮」的問題，一方以數量見勝，一方以質量見勝，嚴格的說起來，數量與質量並非同類是不能相比的。不過做起皮鞋來，一個皮匠或許勝過諸葛亮，說到治軍治政，則一百個皮匠合起來，亦非諸葛亮之比。西班牙政府以臨時組織起來的民團，與革命軍方面有訓練的軍隊開戰，將來孰勝孰敗呢？倒是個有趣味的問題。

在一般書獃子的腦筋裏，這個問題更有趣了。曹操的八十三萬人馬，不是還經不起諸葛亮的東風一起麼？何況三個臭皮匠呢？讀過社會學及近代政治哲學的人們，想還能記得近代第一流社會科學家 Pareto 先生的“Elite”理論乎是說一個諸葛亮是勝過幾個臭皮匠的，但如一個諸葛亮與另一個諸葛亮來鬥智，兩方各有一批的臭皮匠搖旗吶喊，那問題便不同了。

平心而論，這一次西班牙的內爭，實是「人民陣線」的政府激起來的。政府一成立，便接二連三的將鐵路及航

海業收歸國有，將京城的大旅館改爲茶房合作經營，這還算是社會主義的政策。接着便將天主教堂的財產，一齊充公，這又是反宗教的政策了。接着又是法西斯蒂某首領被人暗殺。所以各方面在政府上台時並未決定採取革命手段以反抗政府者，現在都一齊參加革命軍了。政府將有槍的有錢的拿聖經拿技術吃飯的人們都逼上梁山，然從自己却指出些皮匠來和他們鬥爭。

近代的鬥爭，是機器的鬥爭，是技術的鬥爭、是科學的鬥爭，單靠人多勢衆，是沒有多少效果的。「人民政府」，「人民陣線」用這種魯莽的手段去推行他們的政策，頂多是凌凌熱鬧而已。

聽說在砲聲隆隆，血流漂杵的激戰裏，西班牙「人民政府」下的京城裏，從舊社會裏遺留下來的，僅剩有鬥牛的習慣，還在盛行。鬥牛是諸葛亮與臭皮匠一樣可以欣賞的，其他則非皮匠所能了解了。

從前法蘭西大革命時把許多海軍界的元老，都因爲是

貴族，送上斷頭臺，從此法國海軍一蹶不振，至今追不上英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兩句古話裏邊，所含的許多道理，不是一般臭皮匠所能了解的。吃牛乳的人專吃水分不吃奶油，是一樣的得不到營養。

我人最近十年以來，不也會聽見過「認識二百字以上便是不革命」的極可憐極幼稚的呼聲麼？我們因爲這類幼稚的胡鬧，不曉得受了多少的犧牲，至今日尚未完全復元。今天這種惡性的傳染病，似乎又在西班牙流行了。我人不得不爲西班牙捏一把汗。

至於國際方面，法、英兩國，不是提倡不干涉與中立政策麼？英、法二國因爲國內不能一致，自有他們的苦衷，不能不採取此政策。意、德、俄諸國則對此中立政策，並不十二分的熱心。即使大家都簽了協定，亦難免有人暗中帮助一方面，國際的生活，本來是互相鬥智的。但此次鬥爭勝敗的關鍵，恐怕還在兩集團力量的本身而在外援，因爲外援，比較起來，究屬有限。
（漆鏡如）

中國人在日本與日本人在中國

最近在報上，看到了兩件關於中國人在日本的消息：

一為中國駐朝鮮清津領事館隨習領事孫秉乾，被日本當局指為有刺探軍事祕密嫌疑而直接加以拘捕，經過中國外交當局一再交涉之後，始獲釋放。現在孫隨習領事已因此回國，並調外交部亞洲司辦事。二為上海家庭化學工業社主人陳小蝶，他和駐日大使許世英，是老朋友。最近陳氏東遊日本，有一天詩興勃發，寫了幾首詩寄給許大使，信封上僅署「蝶寄」，日本當局以為裏面藏着什麼祕密，竟拆開檢查，然後纔送到許大使那裏去。許大使接到了，認為這不單妨害他個人通信的自由，而且對於他所代表的中國是一種侮辱，所以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而日本當局便以誤會為理由，口頭道歉了事。

孫隨習領事沒有刺探日本的軍事祕密，這從日本當局直接拘捕他後仍須釋放而觀，便可以知道。至於許大使的信被拆事，其曲在日本，更不言而喻。這二件事之足令我們注意的，就是中國正式派往日本駐紮的代表，理應受日本的禮遇，但實際上却與此相反。日本當局目無中國，藐

視中國的代表，他們這種心理，業已昭然若揭。儘管日本人怎樣自吹他們的國家是知禮之邦，儘管日本外交家滿口「對華親善」的談吐，然而中國派駐日本的隨習領事，竟不能享受外交官的人權保障，中國派駐日本的大使則不能享受外交官的通信自由，究竟日本是如何看待中國人，事實勝於雄辯。

幸虧孫隨習領事和許大使均是中國派駐日本的代表，不是一個平常的中國人，所以他們遭受日本當局的非禮待遇，報紙上纔有登載日本當局侮辱他們的消息，中國方面纔提出交涉和抗議。否則，孫隨習領事橫遭拘捕，恐怕到現在尚未恢復自由，許大使的信橫被拆閱，亦只好忍氣吞聲而已。除了孫隨習領事和許大使以外，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在日本會遭受日本人的非禮待遇呢！

據朋友告訴我：有一個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兩三個月前，他趁着假期到日本去旅行，一登岸即有暗探跟着他，迨他到了東京，便衣偵探即公然訪問他，詢以到日本來的目的及預備住多少時候等類的話兒，自後無論他上那兒

去，總有便衣偵探跟着的。有一天，那個常和他見面的便衣偵探，忽然對他說：「我請你看電影去！」他雖然覺得這事有點奇怪，尤其是一個便衣偵探願意爲一個外國旅客破鈔，更使他懷疑那個便衣偵探有和他打交道的誠意，但又不方便問何必要請他看電影，只好應邀前往。不料到了影戲院，那位便衣偵探僅和收票員打個招呼，就把他帶進戲院裏，一文錢也不用花。至於戲院裏映演的電影，也不是好片子，那位便衣偵探也毫無其他舉動，看至半場，那位便衣偵探對他說一聲：「我解手去。」詎知一去不復返，於是他在電影演完，即獨自回旅館去。當他回到他寄寓的房間裏，却發見那位便衣偵探正在翻箱倒篋，大事檢查他的行李，看見他回來了，依然若無其事，繼續檢查，臉孔也不紅，等到找不出半點把柄之後，纔和他打個招呼，逕自走了。

這位教授在日本的遭遇，其實是頂普通的。凡是中國人到日本去，原如日本人到中國來一樣，可以不攜帶護照的，因爲關於這一點，兩國曾訂有如此省事的條約。可是這種條約，事實上只開了日本人到中國來的方便之門，中國人到日本去，雖然用不着護照，可是，如果身邊沒有

帶四百元以上的現金或匯票，則除了留學生及政府外遣官吏以外，十九多受留難，若是工人或小商人則根本拒絕登岸。至於不受拒絕登岸的，除了中國派駐日本的使領館職員以外，則十個有十個在未登岸前，即受水上警察的嚴密盤問，如認爲行動可疑，則登岸後必受暗探跟隨，否則，到了東京或其他目的地後，便衣偵探的公然訪問總是免不了的。至於他們的盤查和訪問，連祖宗三代的名字也要打了聽打聽，其周詳可想而知。

至於住在日本的中國人，無論寄寓旅館公寓或人家，或自行租屋而居，最初二三個月總有便衣偵探或明或暗地跟隨着，假使有什麼行動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則便衣偵探要一直形影不離地跟隨着，或如前述的那位教授的行李一樣，隨時都有受其搜查的可能。若是在最初二三個月之內，沒有什麼行動引起他們的注意，則便衣偵探的跟隨漸稀，但居亭主人及左鄰右舍，他們仍遵守便衣偵探的叮囑，隨時關心着外國旅客的舉止，一有可疑，立即報告。甚至有些留學生寄寓日本人的家裏，那一晚不在家過夜，那一晚有什麼人來歇宿，他們都得報告給警察局知道。據說有一次一個中國留學生給便衣偵探帶到警察局去，訊問他與

日本的共產份子的關係。他說他毫無關係，但是那個便衣偵探說：「你得老實招來。你可知道這一年來你幾次到橫濱去嫖妓，我們都清清楚楚。」

自然，日本當局爲着他們的治安和國防，對於到日本去的中國人要加以嚴密的偵查，我們殊無理由反對。不過，他們偵查中國人在日本的行動，連普通的禮貌均不守，應有的體面均不顧，甚至對中國人隨便加以惡意的侮辱，這無論如何不是我們所應忍受的。說到這裏，却令人不禁想起日本浪人在中國的自由和猖獗來。

日本人到中國來，因爲中國當局迄今尚未以日本當局待中國人之道還治于日本人之身，所以不單日本的政府官吏和正派人民到中國來，中國當局從未加以嚴密的監視，就是對待日本浪人也始終沒有拒絕他們入境的辦法。這從維持治安及保護國防上說，實在是中國當局的疏忽。在日本的中國，有多少紅丸白面等毒物和手槍盒子砲等武器是日本浪人偷運進來的，又有多少要塞圖案及其他國防設施的計劃和報告給日本間諜帶了出去的。這雖然一向缺乏確實的統計，畢竟早已成爲公開的祕密。

至於日本人在中國，由於中國的面積大和方言雜，他

們很容易僞裝中國人，到處非法營生或刺探消息，以矇混中國當局的耳目。要是他們的祕密給中國當局發覺了，能逃則溜之大吉，不能逃則以領事裁判權爲護符，迫中國當局送他們到日本領事館了事。而日本使領館對於他們如何處置，中國當局始終無權過問。因此之故，中國差不多成爲日本浪人極樂世界，同時又是日本間諜的自由天地。「九一八」事變前的中村，他負着祕密的任務強入中國東北內地，雖經中國當局預先加以前往危險的勸告，但他不聽，卒死於非命，結果乃成爲日本強佔中國東北的導火線之一。前年五月間的藏本，他因被環境所逼企圖自殺而私登紫金山，駐南京日本領事館立即向中國當局要人，駐南京日本新聞記者立即向其本國報告，藏本被人綁去，大概已死於非命。假使藏本真的願意死在紫金山上，或者願意投身虎口，則中國的首都，恐怕不能如今日的太平無事。由這些事實證明，中國當局對於日本人到中國來，無論他們如何無法無天，均只能予他們以絕對的自由，不能加以任何的處分。不惟如是，對於他們的生命安全，尤須特別照拂，否則他們萬一自殺，或者自相仇殺，中國當局即有被逼負責的危險。

當這日本方面高唱「調整中日關係」之聲的今日，我覺得大的如東北問題縱令暫時不說，小的如日本浪人到中國來的問題，殊應儘先解決，要是領事裁判權不能取消，便是證明日本對華欲謀兩國關係的調整，毫無誠意。如果

兩國關係尚無調整之可言，則中國為維持治安及保護國防計，至少亦應以日本當局待中國人之道還治于日本人在中國之身才對。

（林雲谷）二十五、八、二十二。

美 國 當 代 作 家 特 萊 塞

自歐戰以來，美國的文學已經有一次革命。在詩一方

許母 S. T. Sherman 等。

面，有新詩運動。在戲劇一方面，自經莫特 Vaughn Moody 力求革新，溶寫實與象徵於一爐之後，奧尼爾 Eugene O'Neill 的抒情劇便異軍突起，轟動一時。至於小說，自從倫敦 Jack London 死了，探險小說在美國文藝上，已成爲過去。社會小說也經過一番澈底的改革，現在的小說不像以前的小說，從社會的觀點，則從外面去下筆，而從個人的觀點，則從裏面去描寫。小說成爲心理的而不是社會的。這些劇變遂引起浪漫與古典之爭，左派與右派之爭。左派則有曼根 Mencken，陶命 Van Dore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山弗兒 Rosenfeld，白洛克斯 Van Wyck Brooks。右派則有白壁德、白老耐爾 W. C. Brownell，

在這種變遷之下，一班新作家便應運而生。他們以文學革命自居，竭力反對傳統的文學，與老輩抗鬪。這班創作家裏面，窮士居多，多數靠新聞事業來維持生活。所以美國今日的文學不是一班紳士們、老學究的特有品。沒有成爲創作家以前，他們可說都是報館訪員。這班創作家不但是左派，簡直是左派的左派。總之美國的文學已由貴族的紳士的進而爲革命的、平民的。即就美國文學的地域而論，也起了變化，美國早年的文學家，都產生在東部，因爲東部是美國文人薈萃的地方。現在不然，說也奇怪，東部幾乎產生不出文學家。波士頓、費拉特爾費亞、紐約，都不成爲文學的中心點。中西部已起而代之。美國的商業

既自東方一路向西發展，我們可以說文學也要走同樣的路。

這班創作家所最攻擊的，是美國的清教主義 Puritanism。清教主義固然有其優點，如堅苦耐勞的精神，宗教的虔誠，簡單的生活等皆是，但是它的缺點亦很多；阻塞智識，禁慾太過，反對藝術，反對科學等，都是文化上的仇敵。美國一個著名的批評家法蘭克 Waldo Frank 在我們的美國一書內說得好：『清教主義是一種基於壓制本能而成的神祕的實利主義』。Puritanism is a sort of moral and mystic utilitarianism based on the repression of natural instincts。美國人受清教主義的影響甚大。他們的虔僞，躲避事實，缺乏研究的態度，在道德和智識上就成為懦夫。這在美國一般影戲上就可以看出。

據法蘭克之意，清教主義實在是宗教的衰落。曼根批評清教主義最為得當。據他說來，除開少數幾個明哲之輩，一般美國人，對於一切事物的價值，甚至對於藝術的價

值，都以是和非Right and wrong兩個標準來判斷；那末清教徒可以說是警察、法官、或狂熱的法律家。

特萊塞對於這種社會和其文藝之落後痛加批評。他說，今日美國除出愛默遜及威廉詹姆斯之外，那裏找得出尼采、叔本華、康德一類的人？美國就沒有歷史家能和麥考萊、吉朋相颉颃。也沒有小說家能和莫泊桑或福樓拜Flaubert相抗衡。文藝批評家沒有半個夠得上聖博夫 St. Beuve。至於戲劇家，試問美國會產生一個易卜生 Ibsen，一個柴克夫、一個蕭伯納、一個霍伯得孟 Hauptmann 否？特萊塞這種批評，足以代表一班新文學家的意見。

現在畧述他的著作。

特萊塞T. Dreiser於一八七一年生於印地阿拉 Indiana，父係德人，篤信天主教，有子女十三人，特萊塞排行十二，家境貧寒，後移居詩家谷，特萊塞幼時曾在詩家谷拍賣叫貨。他的姊妹，正如克雷姑娘裏所描寫的那一類女子，眼見家道日下，先後都和人私奔了。他對於拍賣叫貨的勾當再也幹不下去，就向人借了二十五塊美金，當作旅費離開詩家谷。當二十二歲那年，他在一家小報館

內覓得一個位置。後來又在聖路易地方一家小報館當訪員，這時遇到一個有才識的主筆，他得益很多。最後他到了紐約。

當他爲飢寒所逼，流離失所時，他真飽嘗人生滋味。各處社會上光怪陸離的景象，凡爲他所耳聞目見的，他都筆之於書，送往報館登載。此時他搜集了許多小說材料，一有閒暇，他就讀巴塞克和左拉所寫的小說。他的朋友認識了他的天才，就慫恿他將他所目擊的事情寫爲小說。

一九〇〇年，他的克雷姑娘Sister Carrie問世了，出版不久即遭當道禁止。不久吉尼葛哈特 Jennie Gerhardt，財政家 The Financier 等相繼出版。一九一五年天才 The Genius又出版。此後，隔了十年之久，那本最負盛名的一個美國的悲劇 An American Tragedy方才殺青。他的短篇小說，如十二人 Twelve Men 由及其他 Free and other stories，練條 The Chains 等也很有價值。他又寫了一本自傳：「爲自己 A Book about myself」爲一個四十歲的旅客 A Traveller at Forty。

做訪員的第一個資格，是要能彎彎曲曲去探訪新聞，找不到新聞，就有失業之虞，因此他拚命到處去刺探。巡

警局、法庭、厝屍局，是他時常問津的地方。命案、暗殺、騙局、銀行倒閉等，都是他最好的新聞，亦是他日後小說中最好的材料。

他讀了法國作家的小說，曉得當日法國社會的，尤其是巴黎的腐敗、奢淫、拐騙、謀命，無奇不有；但他眼見美國的社會，尤其是詩家谷和紐約，也可說過之而無不及。他讀書愈多，見聞愈廣，覺得他文藝的使命，就是去把這些實在的社會生活描寫出來。一個美國的悲劇，即根據某青年謀殺愛人一段新聞而做的。在這本小說內，他描寫那個青年之懦弱，他的父母施教之不良，在旅館及工廠做工之經過，戀愛之發生，及最後如何溺死他的愛人，都非常真切動人。對於那個青年的賦性和環境作者更有澈底的了解。這種寫實的小說是美國以前所沒有的。

特萊塞是一個達爾文的信徒。他以爲生活總不出乎「弱肉強食」的定理。但是生存競爭的結果，並不一定是進化。在他的小說財政家裏，主角考卜胡特一天看見龍蝦和槍鰐（烏賊魚之一種）之爭鬥，就了解人生的真理。特萊塞這樣描寫着：

『一隻龍蝦伏在玻璃缸底，動也不動，似乎沒有看到

什麼東西。你不知道他那雙又黑又圓，像紐扣似的眼睛正
望着那個方向——但是這雙眼睛不會離開過槍鰱的身子。
那條槍鰱呢，身子灰白而帶點光澤，看來好像一塊豬油，
老是像魚雷似的向前衝着；可是其動作總不出他的敵人的
視線。這隻龍蝦一躍就到了槍鰱身旁，槍鰱眼見大難臨頭

，就射出一股黑色液體，在這煙幕彈之後逃了。但是這並
不一定有效，他身體的一部分或是他的尾往往被龍蝦那雙
兇狠的箱子緊緊的抓住了。』

這可以說就是特萊塞的人生觀。據他看來，美國今日
商戰愈演愈烈，傾軋壟斷無所不用其極，確在演龍蝦與槍
鰱之一幕。他那巨人，財政家，天才三部小說確將美國的
理想主義打得體無完膚。讀者或許要說這是太悲觀了，是
的，這是不能免的，世界上傑出的文學家總多少帶着悲觀
的色彩。

在克莉姑娘（一九〇〇年）裏，特萊塞描寫一個貧寒
的美國女子，如何離開家庭到詩家谷去找工作。在火車上
她邂逅了一位漂亮而善於逢迎的掮客。克莉在親戚家裏住
了許久，一時無事可做，不甘寂寞，又去找那個掮客。二
人就同居起來。不久她又愛上了某酒店經理——一個四十

來歲有妻有子的人。此人犧牲一切來愛克莉，他同克莉到
紐約去經商，商業慘遭失敗，他竟自殺，克莉也只得到劇
場去演戲。克莉姑娘是描寫人類企望失敗的悲劇，表示了
特萊塞的哲學，這就是社會與個人的衝突。

葛哈特夫人 Jennie Gerhardt (一九一一年) 描寫葛哈
特夫人因為丈夫去世，遺下一子，無法度日，不得已傭工
於某富家，豈知富家子某加以青眼，與她戀愛。但是這段
姻緣為社會所反對，他倆雖則海誓山盟，葛哈特也只能
死心塌地對他說他倆的結婚已是絕望，還是不再見面為是
。這個富家子只得娶了一個門第相當的女子，葛哈特悽戚
寂寥地終老了。本書立意仍在表示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作
者的描寫可謂文情並茂，哀感纏綿，可和福樓拜的一顆簡
單的心 *Un Coeur Simple* 並駕齊驅。

在財政家和巨人裏，特萊塞更擴大了他的觀察，對於
人物的描寫已臻繪聲繪色的能事。惜乎二書篇幅過長，讀
起來有點吃力。考卜胡特的確是個奸雄。我在上面已經說
過，他的人生觀以及他的職業是因為看了龍蝦殺槍鰱而形
成的。此人毫無天良，純任本能之驅使。他是動物園裏走
出來的一隻野獸。既然生在費城 Philadelphia，他就以這

個城裏的交易所爲他發展本能的地方。對於人生他只知道

一種原則——弱肉強食。巨人是廣續財政家而寫的。主角仍是考卜胡特。他初因竊欵而入獄，這時他已出獄，在詩家谷重整旗鼓，大獻其攫取金錢的本領。他賄賂政客，打倒一切與他競爭營業的人，壟斷所有的賣買，他已成鉅富。但是他的選舉完全失敗，財產喪失殆盡，他此時就成爲一個受傷的巨人，可是野心還是未戢。巨人的收場便是如此。

天才The Genius於一九一五年出版。這是一本對於性的研究最好的小說。主角韋而達Eugene Wilta是一個商人，藝術家，尤其是一個性慾強烈的登徒子。這個人物是特萊塞闡明衝動不能抵抗的學說一個好例子。韋而達愛好美術，且具天才，他的畫很引起人家的注意。韋而達當然要發生戀愛。在一度求婚之後，他就娶了安琪萊Angela——與葛哈特夫人相類似的女子。他的愛情當然不能持久。韋而達天生是個多妻主義者。他的縱慾不但妨礙了他的藝術前途，而且戕傷了他的身體。我們要問，在縱慾與天才之衝突中，他將何以自處？韋而達後來覺悟了，他開始讀史賽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和宗教的刊物。但是，我

們要知道，天才不是牧師的演講，它有它的藝術。

特萊塞的傑作是一齣美國的悲劇An American Tragedy (一九三五)這是一部研究犯罪心理的小說。犯罪是特

萊塞人生哲學中的一部分。個人一意孤行與社會相衝突了，其結果非犯罪而何？犯罪的人正和上面說的財政家或天才一樣，都是爲一種不可抵抗的盲目的勢力所驅使。特萊塞的宿命主義掃除了一切的自由意志。依照他的意思犯罪與良心無關，因爲良心是不存在的，而與科學倒有關係。在他的倫理體系裏無所謂憐恤，更無所謂懺悔。這種宿命主義在法國作家斯當特的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裏也有了端倪。

本書的主角克萊特Clyde Griffiths生就有點變態，他的雙親都是宗教狂熱者。克萊特幼時在一家旅館裏當僮僕。他的舅舅，一位有錢的商人，使他成人自立。他和一個女子名羅白達Roberta者發生戀愛。當她已懷孕時，他又愛上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小姐。若同這位小姐結婚，他的生活問題豈不立刻解決。但是何以處置快生產的羅白達？他心生一計，於某日帶她到河上去划船，乘機將她溺死。事情當然要破案，他便處死刑。

特萊塞在這本小說裏描寫酒店，旅館以及殺意之如何日漸形成，都非常縝密酷肖。寫犯罪心理的小說，沒有一本能這樣深刻，翔實，和生動。特萊塞可當變態心理學專家之名而無愧。研究犯罪學及心理學的人不可以不讀這本名著。

總之宿命主義是特萊塞哲學的張本，也是他一切小說的基礎。這種哲學是否有當，這個問題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正如克勞司 W. Cross 在英國小說發展史裏論到哈代的

人生哲學，他說：『我們對於這種哲學見解，贊成或反對，不能在文學批評範圍內來討論。』

但是我們讀了特萊塞以上幾本小說，愈覺得人生可怕，世道險惡。不由得想到下面幾行詩……

If one should dream that such a world beg-

un in some slow devil's heart, that hated

man, Who should deny him? (周其勳)

有色人種之世界革命（續前）

C. Spengler 著
張丕介譯

。恰在意志力最強之日耳曼種人中還暗睡着這樣偉大的可能性。

驟視之似乎不多。白種人在文化上也確乎疲倦了。他們的本質在高等形態的火燄及內部成就的掙扎上已被消蝕殆盡，所存留者多係殘燼或餘灰而已。然亦不可一概而論。凡在過去歷史中參加風浪愈少之民族，則所保全可以形成形態之「渾沌」亦愈多。倘有嚴重之暴風雨如一九一四把它撞擊一下，暗中隱藏的火花即可忽然發出來成為火燄

如果談到人種，那麼這裏所論與歐美「反猶太人主義」者流行的達爾文的或唯物主義的意義不同。數千年以來各種民族已互相混合。凡最勇敢最健強而希望最大之民族即最喜讓外來種族之加入，並不問其究屬於何一種族，在此事實之下，所謂『純種』一字實為一至滑稽之詞。凡奢談種族者，已必無種族可言矣。種族是否純粹並無關重要

，重要者乃在於國民中是否有最健強之種族耳。

這首先表現於自然的，基本的生育能力，兒童數量，在歷史的生命中不斷的被消耗而永不致於竭止。依弗烈得力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言，上帝在最精壯的軍隊方面——此語亦正好表現於此點。世界大戰中數百萬戰死的俱係白種國家最精壯的份子，然而不久即能補充此種損失者，這便是證明了種族的能力。一個俄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在革命中的損失可由俄國婦女在十年以內重新生產起來。此乃正確之直覺。此種人種是無敵於天下的。馬爾賽斯的人口論認生育能力之退步爲人類之進步，此種學說現已風行各國，然僅足證明，此種智識份子已喪失去其「種族」；至於欲以減少人口以消滅經濟恐慌，此種效颦的見解更不值一顧。事實與彼等之學說相反。最精壯之軍隊——無此即無偉大的政治——對經濟生活亦予以保障而對精神財產予以力量。

人類中之婦女並非欲爲「伴侶」或「愛人」，而欲爲兒童之母，且不欲爲一個作爲玩具以消遣時間的兒童之母，而欲爲多數兒童之母；健強人種的直覺是對兒童衆多之自豪，感覺到無生育能力爲婦女及宗族最殘酷的懲罰。由

於此感覺乃發生原始之嫉妒心。每個女子都要爭奪要爲自己子女之父的男子。今日大都市中精神方面之嫉妒一方面較多於肉慾慾望，一方面作爲享樂工具，在思想上去研究子女之增加或子女數目可怕的心理，已足證明此種族繼續性之滅亡，雖用盡言語及文字亦無法使之復蘇。原始婚姻——或古代民族所知其他尊敬生育的風俗——絕非感情的結合。男子所欲者爲能得精壯之子孫以紹繼其姓名及事業於不墮，使之繼續發展，和他當初自其前輩手中承繼其職業及効用時之感覺一樣。這是北方民族不死的理想。與此不同之理想既爲彼等所不知亦爲彼等所不樂聞。在此理想上才發生名譽之希求，在一種事業中繼續生存於將來之希望，使其名字永留於紀念碑上，或至少留一足資記念之光榮。所以繼承思想與日耳曼人婚姻斷不容分爲兩事。倘財產思想消滅，則家庭之意義亦將隨之而滅亡。及攻擊其一者亦即同時傷及其另一。與農民農舍生存不可分離之繼承思想，與每一工作廠，每一舊日商店所聯繫之繼承思想，一切可以繼承之職業（原註一）及在世襲專制所表現最充分之繼承思想，凡此均爲此種族直覺力之保障。社會主義不但攻擊此種直覺；即單單的社會主義之發生已足爲此種直

覺淪亡之徵象。

然而大都市不可逃避的現象，白種人家庭之沒落，在今日正向各方伸張而侵蝕各國之種族。男女之意義及繼續之意志已喪失淨盡。世人之生活僅為目前而不復顧宗族之將來。民族原為多數家庭組合之有機社會，現在受都市之威脅一變而為私人個體，自私自利，但求自我最大享樂。Panem et cienses——的社會。易卜生時代之婦女解放並不要求脫離男子之自由，而欲得避免子女及子女負擔之自由；同時男子之解放則為避免對家庭、民族、國家之義務。全部的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問題之著作均從事於白種人之自殺。同此在其他文明中亦然。（原註二）

其結果已呈現於吾人面前。迄今為止，世界之有色種人二倍於白種人。但一九三〇年俄國人之增加為四百萬，

日本為二百萬，印度則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共計為三千四百萬。自歐洲的醫學『侵入』非洲以後，阻止了強度的疾病淘汰，黑人之生殖能力還要增強。反觀德國及意大利人口之增加尚不及半兆，而公開節制生育之英國還不及上數之半數，法國及美國舊移民（原註三）簡直沒有什麼增加可言了。美國舊移民中日耳曼種人完全絕跡，自一九

〇〇年以來該處人口之增加全仗黑人及自東歐及南歐遷來之移民。在法國若干省份中自五十年以來人口之減少約為三分之一。有些地方人口之增加僅當於死亡率之一半。有幾個城市和些村莊簡直將成空空如也了。加太蘭人（Catalan）和意大利人自南部衝入，來作法國農民，甚至波蘭人和黑人到處能成為中等階級。這裏有黑人牧師，黑人軍官，黑人法官。此種移入份子約當『法國人』十分之一，多謝他們之生殖能力，才能使法國人得以保持其固有之高度。然而在可預料之將來法國人將不復為法國之主人翁矣。全世界白種人總數與有色種人相較微乎其微，然而有表面之增加者，完全由於一種幻覺：兒童數目逐漸減少，而成人數目逐漸增加，並非因爲成人增多，而是因爲他們年齡加長而已。

但屬於健全之人種者不僅為不竭止之生殖數目，而且有生命抵抗，不幸，疾病，戰爭等殘酷之淘汰。自這一方面觀之，純粹合理化主義產品，十九世紀之醫學，也是一種衰老現象。不論一個生命是否有價值均可藉此延長，甚至可藉此延緩死亡。它使老人代替了兒童數目。它依生活的時間來評估生命的價值而忽視生命的形態，於是乃與

nem et circenses 世界現象相對抗。它阻止自然淘汰即增加人種之墮落。自二十年來英國及威爾士每千人口中無法救治之神經病者由四、六增至八、六。在德國有半兆低能的人，在美國則多於一百萬人。依前總統胡佛之報告，美國青年中有一、三六〇、〇〇〇瞎子及聾子，一、〇〇〇〇〇心臟病者，八七五、〇〇〇無法教育的犯罪者

，四五〇、〇〇〇低能者，三〇〇、〇〇〇殘疾者，六〇〇、〇〇〇瞎子，加之還有無數各種精神，心理，身體反常者，害歇斯特里病，心理病，神經病者均不能生育健全之兒童。其數目不容計算，然從專事此種疾病療治之醫生數目及關於這方面刊物之衆多，已可見一斑。從此種人之後代中發展起來革命的無產者，充滿了不幸者的仇視心。彼藝術家及文學家中之廳室布爾什維克主義乃樂得享受和宣佈此種心理現象的刺激。

凡有作為之人物幾乎都不是頭生子或獨生子，此乃一顯著之事實。缺乏子女之婚姻不但違反種族之量，且亦違反種族之質。國家所需要而與健全人種同一重要者為領導國家之優越份子的選擇。但此種選擇要如英國殖民職務及普魯士軍官——天主教會亦然——所造成者，不問金錢或

來歷，而只注意其道德態度及處困難之能力如何；然在今日可以選擇之原料均在平均程度以下，此種選擇又何可能！先有生命之淘汰，然後有階級之選擇。健強之宗族需要健強之血統。血統之中必須保有一點原始時代之「野蠻性」，在昔日文化嚴格形態之下，而表現於困厄之時期，來營救，來勝利。

此「野蠻性」即予所稱之健強的種族（原註四）猛獸般的人中之有永遠戰鬥性者。它有時彷彿消逝，但在心靈上却潛伏著伺機待發。如有強烈的挑撥，即足使敵人立刻屈服。惟晚近和平主義所在之地，以其濁積傾瀉於人類，除自己生命外，不惜犧牲一切以滿足其舒適慾望之時，它才完全滅亡。這是身體方面生殖性衰落以後之精神的解除武装。

何故德意志人為白種人世界中消耗最少而希望最大者？因它在過去沒得到機會使其最有價值之血統及最高之天才消耗也。這是一五〇〇年以後我們可憐的歷史中惟一的幸福了。歷史給我們保全下此種幸福，使我們成為偉大政治中之夢想家及理論家，不切於實際、盲目、狹隘、意氣，地域觀念，然凡此一切均可克服。蓋此均非有機之缺陷

，並非能力上天生的缺點，此乃德國皇帝時代業已證明者。一切精神優越之基礎爲精壯之血統，而此血統至今還保存著。偉大的歷史亦有偉大之要求。它要消耗人種中最良好的份子。它曾在數百年內把羅馬人完全消耗。美洲發現後，南歐千餘年來靜止不動之北方人種開始大遷移，遠涉重洋，而西班牙人中最富於力量之人民遷至該地能鬥爭、冒險，統治○一八〇〇年左右西班牙人中最有價值之貴族都移於美洲，最有力之生命則絕跡於母國。同樣，法國路易十三世政治中統治階級之上層不但都消耗於這方面，且損失其高等文化；而大英世界帝國所消耗之盎格爾撒克遜人更多。凡優越份子都不被留用於本國之商界及小官署中。他們追蹤偉鏗人（Wikinger，按：古日耳曼人之一部份常在海外劫奪者）之後塵，冒生命之危險，到處死亡於世界中無數冒險及戰爭，或死亡於氣候，或留居於遠方而建設其統治權，例如在北美洲。留在母國的都是些『保守的』份子，此即等於：無創造能力，疲憊，充滿了反抗一切革新及未見事物之仇恨心。德國最良好之血亦曾爲外國軍隊及外國而犧牲。但德國人之「政治地方主義」使天才者之野心限於對小宮廷、小軍隊、小行政方面之盡忠（原註

五）。彼等成爲健全的有生殖能力的中等階級。貴族之大部份則爲較高之農民。既沒有更大的世界，亦沒有富裕的生活。國民中之『種族』睡眼着，期待着一聲偉大時代之警號。雖有過去數十年之摧殘，但這裏有精壯血統的寶藏，這是今日任何國家所無的。要它對將來偉大使命而準備而發生作用，必須有人喚醒它，使它充滿了精神內容。然今日已有此種使命。世界之爭奪業已開始。倘吾人欲繼續生存，即須戰勝自由主義世紀中之和平主義。

白種人已進入此種主義之程度如何？反對戰爭之狂呼是否一種精神的姿態？或犧牲光榮，名譽和自由而向歷史表示之嚴重告退？然生命即戰爭。脫離生命者尙能維持其生命乎？舒適之需要，反對一切日常擾亂之保障的需要，反對任何狀態下命運之需要，彷彿要求：在世界史面前之擬態，在危險面前『人類昆蟲』之假死，內容空洞之Baptist end 的生存，無聊的『野子音樂』及黑人跳舞却正在死亡前進曲中祈禱一個偉大的文化哩。

但這是不可能而且不容許的。兔子或能欺騙一個狐狸，但人却不能欺騙人。倘白種人演說其『人類』及永久和平，已被有色種人所看透了。他嗅出白種人之無能及自衛

意志之缺乏來。於是予所稱爲『普魯士的』，他人亦可稱之爲『社會主義的』——名詞如何有甚關係！——教育成爲必要。這種體育將要用有生命之前例喚醒在睡眠中的能力，不用學校，科學，教育，只用心靈上的修養，搬出來還未消逝的東西，予以解說，使其使放爲新花！我們不能允許自己倦怠。危險已在眉睫了。有色種人並非和平主義者。彼等並不愛惜其生命之久暫。我們把刀劍放下，他們即要舉起來。他們昔日畏懼我們，今日却仇視我們。倘白種人在彼等面前之舉動如在自己家鄉中完全一樣，那麼我們的判決已宣布在他門的眼睛上了。彼等昔曾爲吾人之勢力所驚懼，如日耳曼人畏懼羅馬戍軍之勢力一般。今日彼等自己成爲一種勢力，其共同之心理要起而反抗——這是吾人永遠不會了解的心理——而且睥睨我們如同睥睨昨日之已死亡者。

然最大之危險尙未舉出呢。倘階級鬥爭與種族鬥爭有一天聯合起來消滅白種人，又將如何？兩種革命中之任何方面決不因革命份子之不同而拒絕其合作，這是事理之當然者。共同之仇恨可消滅其彼此之輕視。假設有一個白種冒險家，如吾人曾屢次經驗者——他的心不甘在文明溫室

裏呼吸，而欲在海寇之中，或外國戍軍之中，從事於殖民企圖，以滿足其危險性，直至忽然一天達到其最偉大的目的，又將如何？歷史利用此種人物準備非常驚人的舉動。有深思而健強的人們對今日現狀之厭惡，失望者之仇恨已足增加破壞之反動。在凱撒時代此種情形亦會發生。無論如何：倘美國白種無產者一動手，黑人即會同時參加，而印第安人及日本人亦將隨之而動。黑人化了的法國在此種情形下亦將毫不遲疑表演一幕更甚於一七九二及一八七二的把戲。倘有色種人之暴動能爲白種人階級鬭爭的領袖們衝開道路時，後者是否因此自恥？彼等從來是爲目的而不擇手段者。縱然他們的指揮者莫斯科保守緘默，亦無濟於事。吾人曾在有色種人面前作過階級爭鬥，互相殘殺，互相出賣；吾人曾要求彼等來參加這種把戲。然則彼等終於自己幹起來時，又何足驚奇？

在此點上，將來的歷史將較一切經濟恐慌和內政理想爲重要。在此點上，一切生命中之基本力量將爲生死存亡之爭鬥。凱撒主義之初期形態將不久成爲定形的，有意識的，顯明的。議會主義過渡時代之假面具將解除。一切努力欲使將來形態包括在政黨中者，將爲世人所忘記。此

世紀之法西斯帝形態將變爲一種新的，不可預料的新形態

。即今日之國家社會民族主義亦莫不然。將來到處所保留

者只有一種決定形態之勢力，戰爭的普魯士精神，不但在德國爲然。一切以往有意義的形態，及偉大之傳統習慣，其命運將造成各種勢力無形態之形態。凱撒之戊軍又將復活於今日。

於此、或就在這一世紀，最後的勝負決定期待着它的英雄。在此種決定前，一切今日政治中之小目標，小名詞將縮小至無有。誰的寶劍爲此勝利而鬥爭，誰便將爲世界之主人，非常的骰子戲的骰子已放在此地了。誰敢來擲它一下？（完）

（原註一）：同樣情形亦見於軍官，法官，牧師等之

族。貴族，家長制及行會制均建立於此種思想。

（原註二）：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西方之沒落）II. S. 123 ff

（原註三）：南非洲及澳洲之白人與此相同。

（原註四）：我再聲明一次：一個人所有的「種族」

（Rasse）並不是他所隸屬的種族。這方面是道德上的性格（Ethos）而另一方面則爲——動物學。

（原註五）：哈布司堡國（奧國）獨爲例外，它曾在德意志境內作踐過德意志人。

湘行雜記（續）

由長沙乘公共汽車至湘潭，只須二小時。湘潭素爲湘

達，商旅多赴長沙，湘潭商業之大部份已移往省垣矣。

省商業中心，西通寶慶，南通衡陽永州。湘江南部之舟楫多以此爲停泊處，過去湖南省之桐茶油市場即在湘潭；因之商業繁盛，人民殷富曾有「小南京」之稱號。近自公路發

（二）湘鄉透視

湘鄉沿潭寶路（湘潭至寶慶），潭寶路業已全部使用木炭開車，以代汽油，在湖南省公路中，可算別開生面者。

湘鄉的大名，全國人士所熟知耳聞；因其爲道德學文輝耀後代的滿清中興大臣曾文正公之故鄉。筆者雖爲湖人，過去曾無機會一至其地；此次乘調查之便，身臨此曠代偉人之策源地，好奇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湘鄉位居湖南中部，東與東北界湘潭，東南角界衡山，南界衡陽，南與西南界寶慶，西與西南界安化，北界甯鄉。湘鄉多山，幾佔全縣面積三分之二以上，邱陵起伏，縱橫錯雜，境內殊少平原溢地。蜿蜒于東南者爲衡山幹脈，介於湘鄉衡陽之間，中心九峯山爲主。水以漣水爲正源，南匯瀆水，北匯藍田水，形成三流域。

湘鄉乃古荊州所轄，羣漢百蠻之區，戰國時屬楚地，秦時分楚地立長沙郡，西漢時設連道和湘南兩縣，同屬長沙國。東漢又析湘南爲湘鄉，屬零陵郡，而縣名則始于西漢哀帝封長沙王子昌爲湘鄉侯，當時正爲公歷紀元初年。三國時在蜀仍屬零陵郡，在吳又屬衡陽郡，至晉仍屬衡陽，劉宋廢郡，將連道併入湘鄉，湘鄉有連道之稱，即始於此，南齊梁陳仍恢復郡制，郡屬衡陽，隋初又廢衡陽郡，將湘鄉併入衡山，屬長沙郡，煬帝末，蕭梁又恢復置湘鄉縣，唐武德四年，以湘鄉屬潭州，並將縣治遷至龍城。

辛亥革命後廢除府州廳制，湘鄉屬於湖江道，自袁世凱帝制失敗後，廢道制，各縣直隸於省。（註）

俗稱「三湘」，有兩種說法；一、以湘鄉爲上湘，湘潭爲中湘，湘陰爲下鄉，似根據湘水流域而言，然湘鄉並非沿靠湘水之縣。二、乃以瀆湘蒸湘沅湘爲三湘。以水爲名，範圍較寬，似爲近理。姑並誌之，以待考證。

湘鄉縣治自古即未建城池，想因其地無險要可守，而無建築城池之需要；所以至今仍付缺如。相傳的古龍城，是指連道故城而言，後人亦有用龍城代表全縣之稱。照水經所注，漣水繞着連道故城東下，故城在湘鄉西百六十里，又讀史方輿紀要中，載唐初移湘鄉縣治於龍城，即連道故城，因爲地近龍山，才名龍城。連道故城，當係唐初所遷之龍城。

湘鄉八景：（一）東臺起鳳；（二）漣水捲簾；（三）筆沼春雲；（四）銅坑夕照；（五）碧洲芳渡；（六）紫樹玄臺；（七）蘋泉漱瓊；（八）石魚鼓鬣。

，不久又遷回原地，五代時，湘鄉屬長沙府，宋屬潭州，元將湘鄉升爲州，屬天臨路，明又改爲縣屬長沙府，滿清仍其舊。

褚祠：相傳唐太宗時代一個諫議大夫名褚遂良者，將當時皇帝的舉動，善善惡惡，一一錄下來，後來高宗登位，擬廢王皇后，而立武則天。這位諫議大夫極諫阻，但未

蒙採納；遂叩頭至于流血，而他的意見終未被高宗接受，且被貶至潭州做都督。時爲永徽六年九月，湘鄉屬潭州。褚公祠在縣城東北河岸旁邊，爲其當時駐節之遺址。

祠前有一小池，名洗筆池，爲湘鄉八景之一。照縣誌上載，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有人看見黑雲上升，一連三天，

水滴杯中有香氣。

祠側壁間有大唐三藏聖教序石刻碑文，和尺牘心經，均係褚氏遺蹟。褚祠廊有楹聯云：『洗墨有清池，碎金留逸少，真傳如見羣鴻戲海。疾風知勁草，還笏報文皇，顧命休云飛鳥依人。』

湘鄉民性淳樸，慷慨尚義，無論城市與鄉間，殊鮮奢侈氣習。茲將民間流傳之歌謠照錄數則，以見風俗習慣之一斑：

小姑歌

大栗樹，枝杈多，哥哥嫌我姊妹多！哥莫罵！嫂莫嫌！在家只有三五年。堂屋裏洗面哥也罵，竈屋裏洗面嫂也

嫌。打開爺倉喫爺飯，打開娘箱穿娘衣，冒喫你哥哥的作田飯！冒穿你嫂嫂的嫁衣！

嫁女歌

天也平，地也平，只有爺娘心不平；一姐嫁，金滿箱，二姐嫁，銀滿箱，三姐嫁，爛皮箱！一姐回，坐轎回，二姐回，騎馬回，三姐回，行路回，行一里，哭一里，扯起羅裙揩眼淚。

冒娘女歌

紅鳥啞，跳跳飛，冒娘女，受孤悽，前娘打我芒棟桿，後娘打我鐵夾鉗。前娘殺雞留雞腿，後娘殺雞留雞腸，雞腸掛在樹槐上，抱着槐樹哭親娘。

打鐵歌

張打鐵，李打鐵，張家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

家去打鐵，打把刀，砍根竹，塘裏斷，斷條魚，飯上蒸，巴身飯，竈裏煨，巴身灰，鍋裏煮，巴身水，堂屋裏喫，貓公老鼠爬上壁，階基上喫，叫化子喊大爹。

山歌

八哥子叫，牛吃秧，細恩莫討大婆娘！大路傍邊莫栽果子樹，主人冒吃客先嘗，不知好了那個少年郎？

情姐下河洗筒篙，洗起筒篙滿河浮，下河莫吃筒篙水，上

河莫吃水筒篙，筒篙水，水筒篙，不成相思也成癆。

註：譚氏湘鄉史地常識

（李子欣）

通信 讀經祭孔及其他

編輯先生：

從孔子誕辰被稱做「國定紀念日」以後，冷落了多年的孔二先生，每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依然享受到「大牢」「少牢」的供奉。

我們追憶恢復祭孔的由來，就想起「九一八」空前的國難。那時的危急，彷彿快到哭祖廟的時候。忙亂一團，毫無辦法；回天乏術，于是哭拜盛行。忽然記憶裏跳出孔

唯一的擺設。南北聲息相通，倒是難能可貴。在位的何主席，宋主席，與及剛剛下野，乘桴浮于海的陳將軍，對此不無勞績。于他們的治下倡行之餘，建議教育部把讀經列爲學校必修課，小學生也得唸。據說以此就足救國。其實是叩頭的另一方面，目的同在救急。

一個民族需要模範人物，作爲一般人民的榜樣，想來誰也不會反對。孔子果然好，文王也不差；史可法、文天祥一樣值得尊敬。不妨叩頭，假使你自己願意。經書是古聖先賢的遺教，雖然書本中的佳言懿行，大都爲現代人可望而不可接，你有興趣，唸唸也行。不過在你個人拜唸之餘，定說這些是救國的萬應靈丹，要大家一起來拜，來唸，恐怕反而不妙。理由很簡單：我們看到的那些崇敬模範人物的行爲祇是祭祀與讀經，把他們奉爲神明，供奉在上主義的血手。

而已。這樣簡單的行為，難道就能在人民的血液中輸入模範人物的氣質，接受模範人物的遺產，增進民族的自信力，而至于恢復漢武帝、成吉思汗的偉業。似乎過份的容易了吧？追懷他們的偉大而不能把他們的偉大和實生活打成一片，那末不要說一年紀念一次，一二省提倡讀經，即使

來一個「孔子紀念週」，十年讀經普及計劃，三鞠躬與叩啞中間，總不能接受先賢的遺產。我想。

要使一個模範人物在現代人生活中發生力量，起碼的條件是能夠效法他的生活態度。就說孔子吧：他的個人生活是嚴肅的，有規例的；他的思想的特點在於要每個人都成為一個正直的人。拿做人為一切的重心。他尊重前人遺

下來的經驗，把前人的經驗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份；同時沒有遺忘後來者，要把前人遺下來的精粹和他自己的經驗一起交給他們。雖然有二千餘年，這一點點總還值得師法。

可是我們回頭看看那些提倡尊孔讀經人物們的言行，真不敢恭維。他們的口頭那裏配談孔子？譬如：要提高地位的時候，不惜把自己的女兒作餌：六七年的宦海生涯，一括就是幾千萬。這難道是孔子遺下來的榜樣不成？就是

上焉者的，古教授之流，也祇是訓誡學生，把經文「口吟不絕」，做一個「讀書種子」。這難道是孔門的教育法？其餘有的想借孔子揚名，有的想借讀經顯博，有的附和人家喊喊，有的想弄點好處……孔子有知？受寵之餘，亦當痛哭！

無論怎樣，先賢畢竟成為「古」人了！二千餘年以後的我們所需要的是現代的文化。況且國事弄得這樣，先賢古聖們多少要負點責任，並非全是子孫的不肖。我們不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找出路，想辦法，却去回溯以前的道路，把歷史倒轉頭來，未免大費力氣。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時代已成過去。墓碑敵不過機關槍，叩頭唸咒終歸無用。

想不到「五四」運動時候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孔家店這幾年來又開張了。無怪書店老闆要翻印新青年。

前幾期 資刊編者說起有一位先生要把孔家店的理論提出討論，我想在目前還是必要。你們不看見今年的孔誕，湖南省有大規模的籌備，冀察平津宣佈所有一切紀念儀節，以春丁祀孔典禮隆重舉行嗎？別疑心這是政治手腕，社會政策。他們確是封建道統學化的，二十世紀的中國「臣」民。

（八月二十六日何途于首都）

信通之二

，實是有益促進社會於文明。惟望立法者，有以採納之。

薛君民高，所擬官吏乘坐公用汽車條例草案，至屬正大。茲將條例草案假投票單寄上，希即代投票檯。手此，藉詢吾人極端贊成。息怨聲於載道，解人類之不平，推行全國

文安。
(善齋八月九日)

書評 介紹兩本關於蘇聯的書

一、託羅斯基著：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by Leon

Trotsky, Pioneer Publishers N.Y. 1936

二、佛爾拉斯基著：俄國政治及外交史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of Russia,

by George Vernadsky, Little Brown

Co., N.Y. 1936

人們所能了解的現象。

近幾年來，蘇聯因為第一第二五年計劃的成功，蘇聯的國家經濟能力，不但恢復到大戰前夕的狀況，並且超而過之，大有繼續增高，邁進無止之勢。蘇聯國家的地位，自然因之由最被壓迫的，一變而為全世界頭等國家之一，可以左右世界大局。這種驚人的成績，不能不歸功於十幾年來蘇聯執政者的苦心孤詣，對於第一第二五年計劃之嚴密的擘劃，及努力的實行。

以共產主義為號召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將在今年十一月七日舉行她誕生十九年的紀念。普通各國的法律所訂的成人年齡，大概是十八歲，所以這個為全世界所注目的共產主義國家——蘇聯，不但已經到了成人的時期，並且多過了一年。這是十幾年前全世界人士所料想不到的情形，並且是現今一般不諳世界情形不懂十九年來蘇聯政局變化的

充棟。留心世界大勢和蘇聯發展的人們，莫不爭讀，用不着再為介紹。這兒所介紹的兩部書，一部是第一任紅軍總司令，堅持共黨主義國際化的首領託羅斯基宣布他自己失政的原因。其他一部，是位著名史學家關於共黨得政後蘇

聯的政治上及外交上變遷的探討。讀了這兩部書，我們就可了解蘇聯之所以能毅然決然實行五年計劃，及五年計劃之所以能成功的遠因。

託羅斯基的「列甯以後的第三國際」，是本好的蘇聯初年的黨爭史，自從託羅斯基失政以來，外界對於託羅斯基之所以失落政權的情形，有種種的誤會及猜測。在這本書上，託羅斯基自己說出他和斯太林決裂的原因。平常的傳說，總以爲託羅斯基和斯太林的分裂，完全爲得是個人的野心，或政黨政治的作用。許多人看了這本書一定很驚奇，因爲根據託羅斯基自己的口供，他和斯太林決裂的原因，完全是因爲他主張共黨國際化，而斯太林主共產國家化。託羅斯基堅決的主張共產黨應當完成他們國際化的使命，應當在歐洲各國鼓動共產革命。但是斯太林只主張在俄國的疆土以內建設及發展一個理想的國家。

在本書中託羅斯基用很理智的口吻表示：「採取國家化的政策，必定會得一個很矛盾的結果。假使毫無外人的干涉，俄國可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世界上要無戰爭的保障，俄國才有這種機會，因爲戰爭不但耗費無量數的財力，並且對於現政府的存在有莫大的危險，只

有在國際上聯合一切的工人們，才能避免戰爭。」

託羅斯基深信斯太林的共產國家化的政策變易了一切的目的，引他們向右走。在受了國際政治壓力的影響之下，斯太林的奮鬥，不是共產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場面，僅僅是個中等階級民主主義反對法西斯蒂的場面。

「俄國政治及外交史」一書，很詳細的很實在的將十幾年來變化蘇聯極左派的各種勢力描寫出來。我們在這書中，可以看出農工革命以及一九二一年克郎斯達帝(Kronstadt)水兵變動一直到第二五年計劃，這多少年來的共產黨本身的變遷。一九二一年的變亂，逼迫蘇聯政府不得不有新經濟政策之成立，以及不久以後的土地法令之公布，因此在共產主義國家，有小本資本主義的形成。

當蘇聯成立之初年，在國際上，共黨積極的實行鼓動國際革命的政策。在美國，一九二六的大罷工的掀起，多少受蘇維埃共產黨的指使。在中國，國民黨運動的左傾，及以後的一部份變成共產黨，也是蘇聯共產國際活動的關係，到後來因爲蒋介石以武力征服他們，才使在亞洲不至第二共產國家的成立。蘇聯共產國際這些在各國鼓動革命，掀起工潮的活動，使得世界各國，特別是歐亞二洲的

國家，人人有恐懼戒備之心。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共產

及發展。

國際的幹部，因渴望和平及恐被人封鎖，乃急自退讓，停止一切國際鼓動的活動，將全力灌注於在蘇聯本土的活動

以上不過將這兩本書的內容簡單介紹一下，至於詳細的一切一切，且讓有心的讀者自己去探討。（鄒邦梁）

寄稿的人們

林雲谷 這次的文章是有感而發，令人啼笑皆非。凡是中國人，都應當細細一讀。

周其勳 在編譯之餘，介紹美國第一流小說家，當然是言必有中。

漆鏡如 好久不給是非公論寫文章了，因為他怕變成鄧析式的「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或莊周式的「是是非非，是耶？

非耶？」這次關於西班牙革命的文章，他希望是一個例外。
張丕介李子欣 的兩篇續稿，同在本期登完。熱天寫長文是費力的，可見對於本刊的厚愛。

鄒邦梁 在齊諾微夫，卡美諾夫等政府派被處死刑的當兒，介紹這兩本關於蘇聯的書，是值得注意的。

何途與齊齊的通信，意義雖然不同，可說都是有心人。

扶輪日報

言論犀利
直接訂閱

消息靈通
優待期間

副刊精彩
三月一元

編製醒目
每晨送到

角路府國路北山中京南：址社
號四三九一二：話電

是非公論半年

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預約六角

止截日五月九約預

城南九兒巷

永源祥

文 紙 張

印 刷

電話五二四五四

諸君
請到

欲得精美裝訂，

請到

集成裝訂印刷社

包君滿意！

內巷帽紗大：址社電
二四三一三：話電

版出日五十月十

恆泰立

號 糖 油

南京中華門外

價廉物美
專做批發

湖熟鎮